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coll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At the top, there is a horizontal strip featuring a chariot pulled by two horses, with figures inside. Below this, the cover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rectangular panels. The left panel contains a circular emblem with a mountain range and a bird. The right panel contains a circular emblem with a dragon. At the bottom, there is a horizontal strip showing a group of figures in traditional attire. The title '通志堂經解' is printed vertically in the center, overlapping the two main panels.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14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太平經國之書序

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永嘉鄭伯謙卿撰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業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為久特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非之君淫荒狂惑則併與其自私自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已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福迫淺隘足以躋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惡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戚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牡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繡刻犀埴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獨蠶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彘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縻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盟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為東西其子孫益繆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為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匪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

去周為尤近不能因其自私自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為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今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徐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故旁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

太平經國之書序

大中大夫山西左參政後學徐符尚叔嗣撰

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蓋謂周禮耶孔子尚思與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為邪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為舉然使始王并天下為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家以為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為天子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為功以干戈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烹滅諸侯而六合為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為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邪何為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邊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於是乎鍾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群眾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邪故善為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為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眎叔嗣錄

藏於家後十年而為嘉靖丙寅之冬刊於山西布政司

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苛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為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陸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為租庸調田為口分世業兵為府選士為明經進士官為七百三十員天下為畿封刺史然亦駁雜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末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為兩稅變府兵而為彍騎傳世襲而為州縣不愛名器而為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害形跡陳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間皇仁壽夫豈不為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脉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今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求受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

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景本頌宇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為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場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翰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燬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及謂之末世漢亂不驗之書伏藏浪沒於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為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為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早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離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嫺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為是目前苟簡之謀儻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說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太平經國之書目錄

卷首

成周官制圖

秦漢官制圖

漢官制圖

漢南北軍圖

第一卷

教化

奉天

省官

內治

官吏

宰相

第二卷

官民

官刑

第三卷

提權

稅賦

養民

節財

第四卷

保治

考課

第五卷

賓祭

相體

第六卷

內外上

內外下

第七卷

官制

臣職

第八卷

官衛

奉養

第九卷

受物

醫官

第十卷

理財

內帑

第十一卷

會計上

會計下

内治

太平經國之書目錄

成周官制圖

宰夫
天官冢宰
宰夫掌之

太僕
夏官司馬
太僕掌之

秋官
司寇
掌之

燕二曰內朝
正之

中一曰太宰
朝正之

外朝
正之

夏官

夏官

秋官

小宰掌官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
力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
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
屬於太宰以此見周之官中府中實合於一體也

秦漢官制圖 此圖係非考

尚書
四人

少府

少府今四人在廢中
主發文書故曰尚書
漢因秦制公卿皆
因以奏事

尚書

少府

中丞

公卿

西漢

郡守

中丞

內朝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
屬官也

外朝
丞相之制
御史大夫丞

諸侯王

東漢

御史中丞

將軍

尚書

大夫

宦官

博士

中朝

議郎

漢官制圖

左右曹 御史散騎
中常侍給事中
上五項係加官也

②

丞相

丞相司直

府南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部刺史

侍御史

司隸校尉

繡衣御史

六官以爲民極之說誰與講明而告君者

武事者彼霍光領尚書耳內上公卿事外掌四方章奏於司馬何與邪而大將軍之上必冠以大司馬之名此正祖天官家宰之故意也或曰古者聖人重天道伏義有神龍之瑞故以龍紀官黃帝有慶雲之瑞故以雲紀官共工以水神農以火少昊以鳥顓帝之後以民則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是也帝堯之興以天地四時則義和及四子是也帝舜之興以五行則益火稷穀禹水是也今成王周公之建官考前世之制而兼其長必若所謂虛名加實職則事之關乎天者其屬之誰乎曰子以爲古之大臣其所謂寅亮天地而變理陰陽者若歷官星術文史卜祝之所爲乎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心之術而整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變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照庶績者是也故日月之薄蝕百川之沸騰詩人所刺卿士穀洛之闕太子晉以歸咎於執政焉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家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

省官論天官家宰兼官

或問太宰至微下士其爲官凡六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微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愛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周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公太保爽苒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而兼總七職矣抑不惟此也當是時三公三少既難其人而六卿之

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家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苒伯彤伯衛侯實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故當以周禮考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之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太師太公大命士三千五百餘人地官四伯人春夏秋冬三官凡五百餘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列置雖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且不見卿老遂師而下平府史胥徒四者俱無有何獨於天官家宰而疑之也若夫專官行事勢宜多而不宜省則獻人之與甸師其徒皆三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則百有二十八矣

內治論天官家宰兼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家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爲之務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庭宿衛之士之賤者也燕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膳酒漿醢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帷帶裘服爲末用而宦寺嬖御酒掃使令爲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盡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爲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憂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言奉靡以中其欲小嫌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隨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

後世者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趨馬之微焉昔者先王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瞽有凡所以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護君心養成聖德官官安便便側媚得以趨走使令於前而不得以乘間取索寵竊成福也周公之深智遠識固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在無不究極用見古人輔相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要非屑屑然樂觀羣有司之細務而後集權勢以尊己也官中府中俱爲一體後世識此意者諸葛孔明一人而已漢初猶存此意士大夫所不至者惟後庭爾朝夕出入禁闥洞然無內外之限故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官妾之時常少日見正事日聞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原立本於此也自武帝宴遊無度於是外庭日疏內庭日親公卿大夫一切隔絕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臣無權而小臣專權異時間內侯時都督之爵下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房閤有制政之漸如妾起巫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微物細事其傾禍毒國至於此烈也而今世儒者顧方不屑意於天下之細務溺意高遠學僻而事左異日敗理傷化則往往起人主厭薄之心是故書生之清談而迂闊者不足怪也論道經邦之事業當於太宰屬官而求之

官史論六官原史官後

或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先王之時無曠土無遊民彼在官者以何人爲之樣足以代其耕也以何樣賦之以一歲而更耶或終身而充耶抑免其家之徭役與否耶曰學周禮者其論此固多也而未有區區意者焉蓋其說則曰民自民也吏自吏也一日爲之則終身居之此則不可之大者夫終身爲吏異時既老且死誰其代之謂其子孫繼之邪則不幸有愚不肖之嗣何以遠服公家之役謂其子孫不得繼邪則當削其祿而授之田彼素不習農畝之人何以

遠安未報之勞苦不然一人爲吏則一家世其祿也先王之祿地固無若是多也後者之來將何以待之余嘗考之矣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之定數也旬出長較一乘此車賦之定數也司馬法則曰井十爲通通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積而至於終則爲士徒者四百又積而至於同則爲士徒者三千夫以周官甸法考之甸六十有四井受田之民五百一十二家矣今士徒乃止於三十何邪說者以爲此調兵之法先王寬民力之意故兵者視農者而損行者視居者而益不知王畿之兵未嘗雖出何爲而遠發之就如其議則均之爲兵耳使居者處其安而行者處其危得無有未平乎司馬之所征是國府史胥徒之所出也嘗考是四者之數於六官之中蓋冢宰一官則二千六百六十有六宗伯一官則二千三百四十有一司馬則三千二百六十有五司寇則二千六百五十有七四官之數固已萬人矣又況地官無常數數官散落不傳雖權行兼攝官未必置而府史胥徒未必實有而其數固已多矣不謂諸民而充之其誰實爲之哉然則是徒之征其爲府史胥徒之用昭昭也蓋自六卿而至六遂自六遂而達三等采邑凡受私田而爲民者其有德行道藝則大司徒三年大比而升之外於司徒則不征於鄉其止於有才有力者則大司馬立法而征之更調迭發以給公家之徭役焉其上者爲府爲史其次爲胥又其次則爲徒士以上充宿衛下以給官府其在官則棟於四郊其任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畝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今之爲吏者乃昔口之爲民者也今之爲民者又後日之爲吏者也閭閻之利焉田里之糖阮夫家之衆寡馬牛六畜一登耗政事法今之可否上下相諸彼此相恤之處而迭爲之吏無所病於民而民無不樂爲吏先王維持天下之政固不惟公卿大夫士而已雖府史胥徒亦有助矣

宰相論太宰建邦六典

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見於周官之篇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見於小宰之職自治典至事典裁然分畫宜若一定而不可易今太宰之職顧曰掌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八朝廷之事固屬之太宰國中之遠近郊鄙大都小都公邑家邑凡邦國之事固屬之司徒職方氏土方氏以至擇人凡邦國之事固屬之司馬禮屬宗伯刑屬司寇工屬司空自太宰之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六典八法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攝其要焉又非獨曰格物窮理克勤小物而已也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內外之官義和之長也九義和則實聽於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統九義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非一人爲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此附聯屬之勢自今職職而考之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柄之二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正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秋官之屬也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虞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而貨賄之出入太府掌之內外朝之穴食地官藥人之職也而官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履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兼行六卿天下萬事凡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合然在其掌握之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六典非冢宰而誰建邪止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觀武帝時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嗚呼人君之爲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權之合於一苟舍周官未有不茫然無統者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一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二

永嘉 鄭 伯謙 節卿

官民 論一典官府萬民

或問周有三公六卿今太宰經理邦國其職則治官府而紀萬民事權之重如此其所以異於三公者如何也曰三公論道變理而已不親治也況當是時三公既兼太宰則治之事權非太宰典而誰專之太宰建邦六典余嘗論之矣此不復述也太宰之所當論述者則其所主之百官萬民耳然太宰實專主百官司徒實專主萬民學周禮者苟得其說焉則二官節目皆可以迎刃而解也且禮刑政事之典均曰百官而獨於治典則曰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於教典則曰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變百官而言官府說者以為天地二官不拘其數所以尊之也是則然矣而未究其大旨也周官之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前有六典後有周官皆周公所作也六典則合官民而並職之周官則分官民而各掌之何也治道之要莫切於張官而置吏也官吏不職則治道為之不振立國之本莫切於愛民也民生不遂則國本為之不立是以太宰專主百官凡其八法之所治八柄之所取歲終之所廢置三歲之所誅賞凜凜然有不可犯者故雖六卿各率其屬而趨事赴功之際發動警飭而不敢不勉者無非所以奉冢宰之治也司徒專主萬民凡其十有二職十有二政十有二教三物之教五禮六樂之教斷斷然有不敢忽者故雖六卿各主一卿而聯事合治之際纖悉瑣碎而不敢不盡心者無非所以奉司徒之教也司徒太宰是以獨曰官府而小宰為之貳宰夫為之考一則曰官府二則曰官府也府之為言百官之所總而萬化之所關也雖然九職九兩太宰非無與於民也特紀綱其大者而已命卿論秀司徒非無與乎官吏也特教養之於初而已六典合而言之周官分而治之二書蓋相為表裏也成周之治大抵自上

而達於下自內而推於外端本以澄源詳近而略遠故六卿各主一卿一公則率二卿且太宰司徒當時既以二公兼之其外四卿意當時亦必以此二公率之一以率畿內之官一以率畿內之民本立於上而末自舉於下治教行乎王畿之近而若吏若民自風動乎四方萬里之遠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天下之大舉無異乎一堂之上所謂行法自貴始王化自近始建首善自京師始其道蓋如此也周衰此意不存六卿分職不足以倡九牧而率兆民邦畿千里不足以正萬民而假四海亂發於上而禍及於下本實先撥而枝葉受其害成王周公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政靡有子遺矣夫世未有誅賞不行於百官而能使百官戒懼不敢易紀律者未有生聚教訓勸相勞來不加於民而能使海內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為者穆王欲興文武成康之治雖未見其能復還太宰之職而命君牙以為周大司徒又命伯同以為周太僕正而正於羣僕侍御之臣考之周禮太僕傳言於宰夫而宰夫聽命於太宰此不可謂不知本矣厲王板蕩無綱紀文章陵遲至於幽王厲階之生實起於二官之失職故家伯維宰番維司徒詩人疾而刺之而十月之交之詩所以作也然則後世欲復成周之治當先治官與教民欲無一官之不職無一民之不善當先復太宰與司徒

官刑 論官府萬民

或問周官一書成王所以勸其羣臣者寬厚溫和惟恐其或傷周禮之一書成王所以御其羣臣者嚴厲督責惟恐其或敗我事何也曰勸之之辭徒詳而治之法不繼則無以督聽而起其怠人情於此亦未必有退聽而從命者是故內而官府凡治教禮刑政事之屬外而都鄙凡王子弟公卿大夫之衆皆有法則以治之蓋貴有常算賤有常卑賤者不嫌於無法故未嘗忘教貴者不嫌於無教故行法必自貴者始

夫是以官刑之所糾官計之所弊舉辨會聽經正之別刑賞祿位廢置之舉廢若秋霜隱若雷震不可犯也曰法曰則其名雖異其用則同而或者以為詳法而略則所以詳內而略外猶禹貢級服三百里曰揆文敷教要服二百里曰禁也噫先王之治天下固有詳略之不同而千里之王畿三等之采地未遽略也八法以治官府既見於太宰而六敘六屬以下復述於小宰是官府之治固詳也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都鄙之治豈得以為略乎且獨不見祭祀以馭神乎先王設禮樂教化刑罰慶賞不獨以經理其生民雖幽而鬼神無不及焉是故順成之方八蜡乃通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菜羹既潔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不可奪也彼其幽而不致其詳焉而泥於為吾之官吏乎是故都鄙之治所謂法則以馭其官者即官府之八法也所謂律位以馭其士者即官府之六敘也其餘廢置刑賞其不皆然觀先王之治都鄙夫亦自其所難及者而觀之耳日月寒暑堯秩敘而賓饒之江河淮海禹疏導而平治之天地之大也先王猶及以政冒謂官府都鄙而遽有詳略之分乎謂詳法而略則詳內而略外不能觸類而觀之者也不足與論先王之治

攬權論八柄八法詔王

或問太宰主羣吏司徒主萬民而吏民之事太宰又得以兼行之天下萬務無不在掌握中而八柄馭臣八統馭民太宰必以詔王何也曰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柄謂權柄之大也統謂統御之大也出乎法令之外而行乎操縱閭閻之間是非人臣之所得為也蓋聖人之道有經有權經者法之常而權者法之變使聖人之為天下一切聽於法而無操縱閭閻之權以變通之則吾之爵祿生殺有時而窮而人情取必之餘亦有時而玩是非可常之道也故自八柄而

言之有德者宜貴也或無爵而末貴有功者宜富也或無祿而末富非所可予而有私恩之施以為幸非所可赦而有私義之免以為福置之尊貴而使自愛奪其榮富而使貧窶罪重於過而或止於廢過輕於罪而或抵於誅此皆人主之所以為賢動天下之具而不使人有自必之心者也自八統而言之親故賓客固當敬而尊禮賢能勳貴固當任使而保護然特思者常易驕恃才者常易傲而服勤盡瘁之士亦不能無累日取貴之心今也親親未已而賢賢繼之尊尊貴未已而下繼之內朝序齒忽廢而序爵於外朝投盡燕射序賢或變而序官於宗廟不於於一而逃出於八此人主之所以為轉移變化之術而不使有自恃之心也施不測之恩用不測之威我可以取必於人而人不可以取必於我使一世之人皆有以奔走而畏慕而不得以邀持而固必督出於我而天下之人被之者鼓舞而喜慘怛而悲此豈非權柄統御之大者乎太宰雖尊人臣也如使人臣而亦得以擅權柄專統御權落乎法令而雖用平經權則繩墨廢而法守亂末流之弊將至於蕩然自肆証上行私之人皆得藉口以專其欲矣周公所甚慮也其大者歸於王而其小者則守於冢宰其權而變者歸於王而其經而常者則守於冢宰若內府供王之好賜子及冢宰之好賜子此好賜子之常者也若司會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廢置之常者也若小宰之六敘以正其位以置其食此祿位稍食之常者也若表記言周人之親而不尊祭義言周人貴親而尚齒此親親之常者也太宰守其常故其待百官萬民有一定之法人主用其權故其疾速進退皆在我而百官萬民不得執法以要其君雖然權固人主之所得用也而必待太宰之詔此亦慮其所終而稽其所弊矣君相之間相濟而相維持者如此成王周公之世王朝之上所以無一官之不盡其職而王畿之內所以無一民之不入於善也蓋

天下之人見太宰必然之法則不敢以不自盡見人主或然或不然之權則內不敢以自恃外不敢以自必激昂振厲惟知自強於為善而已昔者嘗觀諸夏商與齊魯之事則大異於周矣蓋夏后氏先質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故至於泰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商人先罰而後質尊而不親其民之故至於蕩而不靜勝而無取及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復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蓋齊之所為無以異於商而魯人之治則必尊尊必舉賢而尚功取其一定者而固守之其末流固至於此此宜周公之所懲也為之定法以自守於其下使人主時用其意而操縱開闢於其上下相與出於必然不然之中然後可以振厲人心於無窮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二

後學 成能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三

永嘉 鄧 伯謙 節卿
養民 論太平九職任民

或問先王井天下之田分天下之民凡民皆受田凡受田皆為農而太宰之九職三農九穀之外又有園國虞衡藪牧工商嬪婦之民未免有農末之分何也曰此即受田之民為之非其餘力則有餘失也至於臣妾則男或一夫女或一婦既不可以受田於公家其勢必服役於私室先王於此則使之聚斂賄財以取其利若九兩之主以利藪以富是也若以供養事則私田九一之餘公田十一之外既不從事於園國虞衡藪牧之地又不從事於工商嬪婦之業先王於此則使之轉移執事以其利若司徒之生材里宰之鋤粟是也蓋嘗因事論之以為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至於今世民無以為生矣夫與民為生吾不敢以望後世矣而聽民之自為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為生而至於無以為生民病則極矣而秦君汙吏又從而剝削之征科色目百出而末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雖不至於貧感潰散則不止則夫無以為生之民於是而有輟用其生者矣非復有依依不忍去之意於垂亡臨絕之餘如先王之季世也嘗觀周之先王其所以與民為生非一事也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使之相養相生如是足矣為之止開族黨州鄉為之鄰里鄧師縣遂為之溝洫澮川畛塗道路以安其生為之構祠醫藥之政為之開救補助之法以衛其生如是又足矣而猶以為未也謂王畿之內皆齊民而未有特富者生之其雖以相給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於是九職之任煩焉雖臣妾閭閻皆不敢遺而亦必有以厚其生當是時也豈復有農者一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賈者一而資者六乎思慮周密安養生利備至蓋不措之於仰事俯育無憾之地則

營鬱然如有負於斯民也。復太宰之九職未嘗不三歎先王之政以爲先王孜孜爲民之心。卽後世致政爲已之心轉移而爲此。此民所以樂其上之愛已而忘其勤於是相與出其賦稅以供其上。稅以足食賦以足軍國之用而先王猶不敢泰然而享之。斗粟尺帛則有司存鈞考會計猶恐其用之妄聞有水旱不登則焦然環念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捐租出粟欲減膳而不御樂矣。夫其與之也甚厚取之也甚薄而用之也甚審。民知上之與已者至故其所以奉上者亦至。非若後世之徒取而徒與也。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不能制民之常產況敢望其九職之任乎。而民始自爲生矣。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居處處不自聊賴去而爲工技散而爲商賈不得已而爲傭保而民之爲生始勞矣。迫之以水旱役之以軍旅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爲生矣。不反其本方更圖易令以求豐財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司庶府中外之學士大夫日夜講求理財之策。民何以足而國何以堪。耶先王之事吾誠不敢以望後世矣。無以則聽民之自爲生乎。

稅賦 論太宰九賦九貢

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徵之目其別如何。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稅賦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折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

於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爲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郵棘匪須好用不取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助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考之周禮國中四效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財獸人廩人收皮毛筋角角人徵齒角羽鬬中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絺染草以當邦賦茅茨則征灰茅茅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九穀爲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徵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十一之稅周禮舊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黃帝爲井牧以來未之有改彼則自周公之身而經始之色目常處其巧立輕重常恐其過差有無常患其相違受用常憂其相亂是以太宰正其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太府謹其待用蓋其終始本末無毫髮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諸侯納其賦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於太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錫之金錫之丹銀以至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太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饋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即變賦以爲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畿內無一不相應者蓋當以兩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竟之所都也厥賦惟土上原田惟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爲貢。筐之制焉有金木鈆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碧磬之貢此則太宰之

九貢也。然焉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焉貢則專指以爲賦焉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難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爲同也。周襄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土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見昭公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發者至春秋而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衰春秋見周之所以衰。

節財 論冬官節財用

或問王制之書言家宰歲抄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家宰與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於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於公上而大臣不敢撙節於其間則府庫之充初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固蠱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家宰屬官以爲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庶應養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膳酒漿醢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帷幕要服爲木用宜寺饋御酒掃使令爲冗役而宴私玩狎之際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後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家宰一舉而盡握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檢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尤爲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卽衛之外又增置期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尉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

海池澤之稅以充天子私供養大官七丞主膳食湯
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庖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
之制黃門給事禁中鈎盾掌苑園尚方作禁器御府
主衣服掖庭永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
復用倉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
帛百餘萬疋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吏始坐市
列肆販物求利矣異時元帝在位雖號溫恭少欲而
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鉅萬萬廣漢主
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
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疋此御史大夫貢禹所以奉
奏獻忠類誠諸離宮及長樂官衛之大半太僕減食
穀之馬水衡減食肉之獸省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
復齊三服官之舊而還高祖孝文之節儉也雖然禹
徒知有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
節耶以周禮考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
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會不會
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 內府歲終
不會王后之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 夫一歲之
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家宰所以制一歲
之出者亦有常令而會曰不會豈真使王后世子得
以自便而自取耶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
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
於事為難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
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何與知而與
至尊者較曲直取與邪是故好用匪頒吾則共之獨
祿幣帛吾則共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
之以至向之所謂賤士辱事微物末用冗役吾又一
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
總持之夫惟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
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
違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
酒材宰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
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

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則後心以式法
而錫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
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而無以壘壘
之也或曰小宰之職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
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今百官府共其
財用今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也
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要積膳獻飲食賓賜發
宰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
賁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勳掌實地官正頒衣蒙車人
矢人繕人藥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數一切皆有法式
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軍旅田役之式也或又
軍旅田役其大於餼糧而不為之式何也曰居者積
倉行者裹糧人自為其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
給惟官府中供軍士者耳此則有虞人治師役之糧
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是不為
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
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
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得節人主亦以提防百官有
司之失物辟名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
錫錄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
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嗚呼是其所以為秦漢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三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四

永嘉 鄭 伯謙 節卿
保治 論九卿制得民

或問九卿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史者官也
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
其分也有如師儒之聞宗族朋友之際山林藪澤之
豪豈常有位於朝有祿於國者耶而均之曰得民與
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惠之深意
也夫千里王畿之外公侯而下伯子男而上其君皆
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內近而卿遠而都鄙其官皆
長吏也三等采地之間卿之有都縣公之有都鄙其
人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
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
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尊其政則民
亦有以悅其治豈豈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
為之兩則湊散四出而其勢不可合矣是以牧長主
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離也不聽其
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
懷詐林邪之諸侯傾側援攘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
之萌禍心之包藏其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有所師儒
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
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
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昔者孔子孟子以布
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不
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饑寒流落濱於死而不去此師
以道得民也庚桑子居于畏壘而畏壘之人相與尸
而視之社而稷之陽城居於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
良者幾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武莊
之族齊諸田楚懷屈率以強宗大族更相維持繫屬
人心若漢郭解之游俠輕財重義出萬死一生以救
人之急而任之事則民心爭慕而惟恐或後蜀卓氏
孔氏程鄭刁閭之徒占山林藪澤之利殖貨累鉅萬
而富比封君隱民皆取食焉此三者以族以任以富

而得民也九者各有以得民之心各有以聯民之族類相悅而相附相制而相維持故彼動而此禁一萌則一握先王經理邦國之大意隱然可見於此後世王制不明是九者雖未嘗不聚而有為治者不知也徒為之牧長為之主吏而所謂師儒朋友富家大族未嘗過而問焉是以越雷蜀日吹噬狂走上之人不以為意而師之得民者廢溺冠駢項之餘倖優儒儒爭以儒為戲而儒之得民者廢禁游俠破黨伍而朋友之得民者廢誅錫強宗遷徙大族族惡州縣之富室而宗族豪右之得民者又廢五者盡廢而牧長主吏雖存又皆割人以自奉役人以自安耳州縣之守令失抵以辦財賦為職而得民之道百郡千邑無復一人經意矣秦漢以來牧長主吏之閒如有者今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嶺海之人心追起而王其地觀其武安以招致賓客之勢而傾動天下吳王濞擅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相挺矣士不考論後世之變而能見太宰九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王防患之意深

考課論

三官申明考案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故曰而敘之司徒司馬司空皆然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說其參傳其五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佐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德待賓客之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官刑憲禁於王宮令

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歲終則今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今正月要旬終則今正月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良者而以告於上

或問太宰之職自六典佐王而下九兩繫民而上凡此十者經國之大綱為治之條目既兼舉而並行之矣今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而觀之邦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建其人何也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歲不得不有以申明其法蓋慢令而致期不戒而視成先王猶不敢以施諸民而況於其官吏乎未嘗警戒之而遽置廢誅賞之平時既無以起其怠而策其進一旦亦無以示其信而恒其心先王不為是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矣而正月元日四岳四門之詢開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國將以為考績之地也夫是以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成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成熙三代以來世守此道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在夏為道人在周即為小宰木鐸未徇則常刑終未施也廢時亂口之人承命徂征之舉至此何所逃其罪耶成湯制官刑以儆有位廣五子之訓以為三風十愆之戒使替矇之士具其訓而聽之異時記禮之書考論夏商之制則其本末猶有可言者孟冬之月命太史是察阿黨無有掩蔽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敘命工師敘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命水虞灋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其有敢侵刻行罪無赦此所以考課之也季冬之月則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孟春之月則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此所以中

明之也由是言之夏商以來所以考課其人則在於孟冬所以申明其法而重為他日考課之地者則以季冬以孟春是唐虞平在朝易之意而周人之所以依倣而行之者也蓋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違倣戒之於其先也小宰司會司書文吏職歲職內鄉師太宰內史是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倣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於其後也太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如官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內史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考其事如官正膳夫酒正大府職內司會司書內宰典泉府蒙人金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兼統而並考之故曰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今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三歲之有計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曰計曰會曰要曰成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自宰夫而下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司會以參五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司書則入要二司徒則正要會鄉師則受役要與夫司馬士師亦皆受而正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已三歲計吏而誅賞司士亦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以王制參觀之司會贊成三官則從司會冢宰贊天子受贊三卿則以百官之成贊於天子冢宰制曰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贊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贊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贊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贊百官各以其成贊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贊於天子百官齋戒而受贊焉六卿皆與考績而冢宰獨操其柄然王制

特舉其略而周禮則備見其詳條目為甚悉其八核之所施壞壞乎甚嚴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豈遽行其法而遂責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者蓋曰成日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違違於一歲三歲之終申明儆戒之嚴必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蓋自六典八法八則其正在太宰太史司書其貳在小宰司會九貢九賦九式其正在太宰司會其貳在小宰太府賜予則掌於宗伯修法則掌於匠人司寇執典法以斷匠人達法則以觀其愚太宰張其紀綱於上而六卿羣吏相與理其條目於下法之所在固已彰彰於人之耳目不可遠也先王於此必謂夫人之情常以久而懈怠法之意常以久而玩弛是以每歲輒申明之在太宰則正月始和扶日而後敘在小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親治衆之法而懼之以大刑在宰夫則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官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黨正亦考而讀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而士師亦寬而禁令焉八昔者經國之大綱為治之條目熾熾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由太宰終篇篇觀之乃施典則於邦國都鄙是所立之法常若始立而施之也建其牧而立其監建其長而立其貳是所用之人常若始建而立之也法若始立之法入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勸正而無玩弛能平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故太宰於正月正歲之既後斷斷然行其誅賞於歲終而小宰宰夫於歲終已誅賞之餘又昭昭然揚其禁令於歲始始終之相因勸戒之相仍王朝之上所以無一人之不善其職殿且不獨待其人為然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不能皆善既已因法而廢置法不能無弊則亦為之隨時而損益者也可否之相濟猶五味之相和於

是時也先王猶恐法令出入之際有以亂人聽而未乎乎人之心於是正月和而先布之於正歲終而申飭之況乎考課之法將以明人之功而正人之罪豈得不遵之於一歲三歲之終乎督之追者謀反易考而待之寬者責其難酬也雖然夫子嘗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紀綱可以定於三月之頃而治功可以成於三年之後考績之法固可以行於此時也若夫舉一世人心皆安行乎大道之中而無所事乎上之誅賞是非必世焉不可也此又周禮言外之意成王周公之所自知也學者當因吾夫子之言而求之周禮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五

永嘉 鄭 伯謙 節知
賓祭 論六官祭禮賓祭

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祗滌濯及納烹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五八玉爵大朝觀會同贊王幣正獻五八玉爵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王祗治朝則贊聽治祗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宰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觀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今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保將之事凡賓客贊標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祗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庫與其陳數或問以典待邦國之治則六典已有賓禮以待官府之治則八法已有官成今邦國都鄙官府之下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必待舉而復見之何也曰先王之所以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非以為已凡所以為民也曰先王為民之寬則重矣彼賓客何為邪曰先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待天下之民常若待賓客之重使天下之民常若臨祭祀之嚴故周禮一書有一言以及於祭祀必有一言以及於賓客者先王固將以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為出門使民之心也此心無異敬此敬無異用舉是三者而皆以一心行於其間自常情處之待賓客之心必重於待民之心待鬼神之心又必重於待賓客之心夫是以臨祭祀則猶能莊敬以自強而待賓客則此敬已少衰而待其民則益衰矣敬心日益衰則欺心日益甚蓋至

太平经国之书

相體論小率率夫行法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中徒役及諸官府在內者

三百六十官聽命

或問三百六十官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於太宰其事權亦重矣而廢置誅賞之說僅不過終篇一言之若小宰宰夫所以貳太宰者耳而馭吏之嚴反詳詳言之不置凜凜乎有不可犯者何也曰此所以尊太宰而嚴之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以三公兼太宰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究心於理亂安危之大者故惟造原立本出爲教修以與當世士大夫躬行而世守之太宰不自親其治也故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率其職於下太宰操其柄於上而小宰舉其法於下宰夫亦然自內之王官而言之小宰旣建邦之官刑治官之政今舉

官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致羣吏之警戒令官中之職事書官中之良能其於治內之法無不致其嚴也自外之官府而言之小宰既推廣大宰之八法以爲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爲八職小宰既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有不共者國有大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聚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其政令掌其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弊羣吏之治敘羣吏之治考百官府郡縣都之治其於治外之法尤嚴於治內也治內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爲甚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爲益嚴君宰尊嚴則朝廷清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有不敢易紀律者當是時也太宰常居其過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勞太宰常見其寬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嚴厲而可畏秦漢以來此制廢矣大臣之道揆不明而百官有司之法守泄亂陳平雖自以爲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而不對文帝錢穀刑獄之間然亦未爲得太宰之體者蓋小宰宰夫之所頒行無非本於太宰之所建立焉且食貨國家之大本廷尉生民之司命宰相起然不以爲意一舉而盡付於其人而曾不究其大綱經理其本末源流乎是以清談而不事事爲好言以自解耳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則又不過如賈生所言時以簿書不報會期爲大故與夫王吉所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曾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要在於斷獄聽訟而已也以諸葛武侯之賢相蜀之日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自親之而出師臨發之表僅方以官中之事委之郭攸之費禕以營中之事委之向寵其見亦已晚矣大抵自周而降宰相大臣其清談不事事者則宏綱大法之所當經理一切委棄而弗顧其不能拔於俗吏而因於文墨者則雖斷獄聽訟之區區又一切自以其身親之統紀不明同歸於亂或者有意於周公之制如近世唐太宗之六典亦庶幾矣而

舉國家之政散於臺省寺監之中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宰相之職則既政不出於一而又以吏部尚書參議之御史大夫參議之秘書監參議之議政者何其多也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太保又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者何其濫也政均於人品均於官上不足以臨下而下亦無所忌於上交相輕而交相忌其中則又有宰相反奉行文書事權迭出而奔歸羣有司者西漢之事權歸御史東漢之事權歸臺閣唐與宋朝之事權歸樞密三本宰相之屬也權均勢敵而人主之意方苦之遂至於反奪其權然則周家太宰之制至是而三變矣蓋其始也大臣自秉其權而不爲其中也則食其權而不擇其所當爲其卒也則上之人又奪其權而不使之有爲爲天下國家者亦何便於此此太宰之立法而小宰宰夫之奉法余之所以不得不論也學者蓋因其論而知三代之下事權之分合與夫官制之本末源流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太平經國之書卷第六

永嘉 鄭 伯謙 節卿
內外上論三官兼統內外

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太宰之法而聳動警飭百官府之治其於事則爲宜而於勢則爲順矣至於王宮之政令政令則自有官正官伯以掌之王內之政令則又有內宰以治之而復預內事何也曰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庭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官中府中俱爲一體余嘗於冢宰屬官論之矣若夫此二官之佐冢宰其所以通內外而合事權者則猶有可論者焉夫官正官伯雖曰掌王官然不過官中徒役之事子弟宿衛之職與夫諸官府之在內者耳其於后宮則初無所預內宰雖曰掌王內又不過以禮儀教王后夫人與夫九嬪世婦凡女寵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王宮之徒役宿衛則又略不相關各掌其一而遺其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官正官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而小宰宰夫皆佐太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自今考之曰建邦之官判曰治王宮之政令曰憲禁於王宮曰今修官中之職事此王宮也凡官之糾禁則王官后官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衛衛人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酒醴啓閉次舍帷帶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官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官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奇褻稽其功績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寔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感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室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爲始小宰之官則既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以治天下矣文王道化之行近至於汝

墳遠至於江漢反而求之不過於后妃夫婦之繫侍
御僕從之間蓋其事存乎二南之風而載於穆王之
命所謂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且夕承弼厥辟出入
起居罔有不敘而下民祇若其道蓋如此也幽王
不道二雅交譏而並刺之然皇父作相而內宰膳夫
內史師氏猶得其人而使幽王不淫其色夫豈不能
選豔妻之煥巷伯之雅所謂蕤華成貝錦侈侈成南箕
乃寺人之賢者傷於讒而為世德下衰家法猶未盡
壞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猶適其選而擇其賢有如成
王周公親繼文武之志其事固可知矣是以論太宰
之兼統內外當自小宰宰夫之齊家治國又自文王
之家法始

內外下論三官兼統內外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
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
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
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
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
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
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
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
興惟監郡之制變為郡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
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
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
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
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
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庖人三長丞有
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尚方御府永
巷內者宜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廩祠
祀食官宜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
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
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太夫大夫白之丞相
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

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例察州郡治狀黜陟
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
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
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
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
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
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
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
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姬姬后之世
審食其為相監官中如郎中今公卿百官皆因之以
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
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
外之限矣夫是以閭閻雖寵丞相猶得以微名而詰
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
年宴游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
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
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
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
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
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
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多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
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
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
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
揚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得預內庭之
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
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
今先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制然如此此漢治之所
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遺漢初之制親相為御史
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
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臺閣加給事中而
得窺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
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為一

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
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
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
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閒職
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
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雖外庭
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
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
矣成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
於宦官尚書官令為一黨而宰相疏隔於外御史
絀然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
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
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邪事權之失已久小人
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
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深而
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
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
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
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
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
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
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
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官正官
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
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
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
少府太常之任比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
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
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璽林大盈之名庫夫
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
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閤國命寄之刑人或事專主
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流
至於不可救其禍反生於殺戮大臣而無顧忌之心